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四

退

淫慾過度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傳曰按道藏人者物之靈也壽本四萬三千二百餘日其神三萬六千元陽真炁本重三百八十四銖內應乎乾☰人不知保而使之散是以中道天開乾者六陽具而未知動作施泄也知此修行即神仙也自年十五至二十五施泄不止則氣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始☰嗜慾之甚加十歲焉則又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逆☰又不知養更加十歲又虧四十八銖存者其應乎否☷至此乃天地之中氣又不知養更加五歲其虧七十二銖存者其應乎觀☱又不知養更加五歲其虧九十六銖存者其應乎剝☶又不知養八八六十四卦其氣終矣元氣盡矣其應乎坤☷坤者純陰也惟安毅而生故名苟壽人至於此去死不遠况腎堂者玄關也心腎合為一脈其白如線其連如環中廣一寸二分包一

身之精粹是為九天真一虛和之妙氣至精結命之深根五臟六腑百關百脉金津玉液日月光華悉皆在焉常能存固則二部之海應刻一之候其潮自生至于生門大抵主為一命之本腎乃金室下元故名壽海尾閭不禁則滲瀉竭矣不聞岐伯之言乎黃帝問岐伯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至半百而動作已衰將世異耶人失之耶岐伯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天年度百歲乃去今時之人以酒為漿以妄為常醉以入房以慾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滿不知御神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而黃庭亦曰長生正慎房中急急者即眾生業重也惜其不知女色於人按如佛說是眾若本障礙本殺害本憂愁本是以達者遠之任惠恭晚年益康強或問其養生之術公曰讀文選有悟耳曰敢問悟處

曰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是也蒲傳正知杭州輝老有李覺者來謁年已百歲而色澤光潤有同嬰兒公曰願聞攝養之術曰某術至簡且易亦無他但絕慾早耳然則淫慾可過度乎室慾之說可不踐乎邪淫之說則載見他室夫起心私之并行多隱僻故

贊曰

為善害已 則不可誨 使其有益
終身宜佩 戒之在色 養生為最
能畏聖言 沒齒無悔 縱慾傷生

以死誰慙

心毒貌慈

傳曰心毒貌慈如李義甫輩是也李義甫貌極恭柔每與人言必嬉怡微笑然陰賊極急根之於心少有忤意輒中傷之人皆號為笑中刀亦號為人猫言其似柔而實害物厥後竟至竄死于嵩然則善用其心可乎大抵世人毒心多有如此夫豈知一死之後便當墮入惡趣昔盧瑱有女使名小金者忽為一女鬼所擾屢易巫祝終不

能治復為禱之佛前一夕夢一老人乘一獅子狀如菩薩謂瑱曰擾小金者本東鄰吳家媳婦姓朱名十二為平生毒心死後墮入蛇趣見社天竺寺大楮樹下下通地完歲久成精故能變化汝欲免難可急於一善人家潛避則彼自不敢來瑱如戒果不復至然則人之於心當毒用手當善用乎一則死墮蛇趣一則鬼不敢近二者之間爾宜自擇

贊曰

鷲鳥將擊 必匿其形 人之為弄
蓋覆若手 軟語怡色 仇敵不驚
烏蒙鳩毒 尚或可懲 所謂人貓
不虛得名

穢食餒人 傳曰穢食餒人吾儒亦自言之曲禮曰毋反魚肉是也謂已歷口也若以因果言之不惟捐福定當撥禍不聞拭眼禪師瞿永壽之事乎昔拭眼禪師素位出家以目有雙腫為弟所疑乃伴為目疾常以帕子揩

拭人因以拭眼稱之然所至輒有光氣益自不安一日因寺家煮粥乃脫褻衣抖擻於釜上是日其光即落然則穢食餒人不捐福乎瞿永壽以取米為業紹興乙卯中路忽聞米價翔踊乃於稻田取水潤米不知其田已下糞矣既而片雲忽起震霆大作永壽心自知非度必不免因探腰間一縷授與同行祝令歸遺其母作是語已天復開霽遂得脫免然則穢食餒人不撥禍乎按如佛說又不止於如是一死之後定

當墮為豬豕為蛇蝎為餓鬼可不戒乎

贊曰

不彘之良 仲子必哇 盜餐力吐
不汚齒牙 跳爾而與 乞人所嗟
養或不敬 三牲何加 以畜待人

奚其薄耶

左道惑眾

傳曰左道者妖術也以妖為術為得不敢俟莫陳利月以左道得幸至鄆州防禦使奢縱不法多戕殺人趙普使人廉得其事

削籍刺配商州繼又力請除之得旨遣使剖心以示其眾尋復中悔遣使貸之無何使者馳騎遇澤而踏及揪出易馬而行既至則已剖腹磔尸於驛樹矣李臺其子學妖術事敗父子俱繫御史臺獄獄具臺貶為南恩州別駕諸子皆配嶺外仍即日監防出城既而從者辭去臺遂自報楊千自言得墨子法能役使鬼神召致食物雖物在奉握可以術取又能鍊丹乾汞與人滿搏無能勝者乃至破局輪變形貌無不能

之一時貴要悉皆推重賜官賜服頗自矜負未幾事敗竟至伏誅明崇儼精於妖術凡物在千里外片時皆能立致一日獨寢室中無何為鬼所刺既死刀子猶在心上人皆謂為役鬼過苦鬼殺之也然則左道惑眾是可為也

贊曰

奇哀之民 周有祭防 子不語怪
恐其亂常 仁義禮樂 百王紀綱
日用飲食 不過農桑 文成五利

見珠武皇
短尺狹度

傳曰舜典曰同律度量衡大傳曰聖人南面治天下必自人道始人道事凡有九而立權度量居其先王制曰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鬻于市月令曰仲秋之日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角斗角孟子曰度然後知長短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服度謂丈尺高卑廣狹量謂豆區斗斛筥筥之所容受大抵人心不平設此以持其平也今乃不準其平而短狹其用即是冒太上之禁失自心之平非但欺人徒自欺也不聞心神之說乎江南處士朱貞白曰世言不欺神明吾謂非天地百神但不欺心神即不欺神明也或問迂叟曰事乎曰事吾心神不奉稷不犧牲惟不欺之為用耳嗚呼能曉此者有幾人耶惟其不曉所以短尺狹度靡所不為

贊曰

枉尺直尋 君子所耻 物不中度 不需於市 毫髮無私 鉢較黍累 敢飾盜心 剪葉公理 尺度何損 損已多矣

輕秤小升

傳曰天有斗秤之官人有斗秤之用在二十八宿則張星主之在此篇則太上定為罪目大抵錙銖升合者細民日用之急一文一錙得之甚難故一錙一銖一升一合皆不可得而輕亦不可得而小也按五雷雲篆陳後主時市中震殺一人背有字曰得道者李居正識之乃斗秤輕重四字又按法華經當說經時有十羅刹女并其子及眷屬佛前登重誓護此經曰如殺父母罪亦如壓油殃斗秤欺誰人調達破僧罪犯此法師者應獲如是殃然則輕秤小升其為罪也豈為輕手是以程嗣昌不置輕重斗秤而立為真武真君祭錄書入善簿蔡永正造作空中拔係之秤折底隆量之斗立為上帝譴責命

所在神靈陽警而陰理其罪英顯武烈屢警不悟竟至雙替其目妻兒死乞丐街中此皆載於方冊其可不畏

贊曰

衛生於鈞 稱物平施 升轉斗量 出納所寄 乃欲求贏 揜人聽視 縱爾私欲 託諸公器 升秤不欺 欺心可畏

以偽雜真

傳曰以偽雜真如廬山下盧帝以魚膏雜置油中建隆觀前黃禹以牛脂為燭是也積日既久皆為震霆所擊大抵欺誤於人獲罪最重非獨二事為然但凡食飲之須藥品之用乃至金帛市易稍有欺誤皆所不可不聞二仙之事乎昔呂洞賓初學道時遇一異人授以養道之法洞賓曰願聞其說曰羨銅為銀洞賓曰有變乎曰有變尚在五百年後洞賓曰誤了五百年後人不願學也以此一語遂得名藏天府竟遇鍾離遂得度世李鍊性溫約未嘗有失於

人一日遇一道人自稱姓張名齊物授以黃白之術臻曰某賦命淺薄不願學也齊物乃大驚曰君之所見非吾所及於是抽簪引以為劍劃地開投身其中地復隨合乃神仙也其後臻亦得道然則以偽雜真者烏得不墜虛常黃禹一死之後當如何哉

贊曰

偽偽假真 物害猶細 人之亂常 家國攸繫 行如市賈 喪貪險穢

自詭盛流 黨同附勢 一為所欺 誤食鳥喙

採取姦利

傳曰太上言以偽雜真又言採取姦利者謂所採取又非但以偽雜真也昔楊丙所居瀕大河歲積芻茨幸河決倍取其利時趙昌言知天雄軍兼知其事因秋渣丙復誘姦民穴堤堤吏告急昌言命吏徑從丙家畢取所積芻茨以充堤用仍將丙送獄杖勘獄具挾罪自此其害遂絕遠河居民

無敢為姦利者孫南金出繼為一富家子恃其有力交結官吏助訟亂政靡所不為因一二大獄官吏所得無幾已獨厚有所竊求田問宅益自矜負至乃銷錢造器竭澤捕漁以酒換麻造船置碓侵漁水利占奪民田但凡人所不敢為者彼無不為人所不敢取者彼無不取如是數年忽得惡疾飲食不進枯脊如射及死人皆傳其已作驢云然則採取姦利是可為乎

贊曰

利以姦言 取以採說 推其用心 千委萬折 真毒斯救 屠火乃撤

術以險售 害由念烈 螫閻審幽 射于壁蠅

壓良為賤

傳曰壓良為賤此特撥無因果者之所敢為夫豈知今為婢僕皆前生造罪積惡過滿一千八百之人其有實非此曹錢乃置於此曹之列即所謂壓良為賤者也有識之士其肯然乎昔馬滄其父以中年無子

因置一妾極姝麗每理髮見公必引避如有沮喪之狀公恠問之則曰某父本守某官不幸死去家甚遠無力可歸故至鬻某令猶未經卒哭約髮者實素帛暫以絳絲蒙其上不欲公見初無他也公為惻然即日訪尋其母遺之且厚有資助是夕即夢

一羽衣曰天錫爾子慶流消明年果生一子因以涓字名之即巨濟也及長赴試羽衣復入夢曰汝欲及第須十三魁既而魁太學魁鄉薦乃至唱名為天下第一屈

指果十三魁羅城使程彥賓進攻遂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三處女獻皆蔚然有姿色時公方醉謂女子曰汝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于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尉早建旄節彥賓曰旄節非敢望但得死時無病便是好也其後官至觀察年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有官執謂作如是事無如是報乎以此觀之當知壓良為賤者定當得罪

贊曰

緩其愚人

妻敬輓路 衛青僕奴 感不可忽
良可嗟乎 重耳揮盞 見怒秦姝
女不可賤 而況丈夫 為民父母
其將何如

傳曰凡涉設幕皆不可若及愚人尤不可也昔毛烈以不義起家人有善田必百訂窺覷必得乃已有陳祈者三弟皆幼乃盡舉田產低價質于烈家俟三弟長成畢行分割然後備錢密行抽贖烈乃挾之收錢不即與頌又遂設幕析屋訴不得直遂詣獄祠投牒未幾烈死明日祈死既而祈還言烈在獄司哀告之曰吾平生作此凡十三契與亦見在某處某廬中公歸切煩語吾家人令急檢各還其家庶可減罪不然罪益重矣張該有一宅頗宏壯以關用典千婚在張俊家俊心愛之乃厚遺牙儻作斷絕契契成換其首張用作絕契後數年該以乏用詣俊就絕後出契示之乃絕契也該語塞灑淚而出仰天呪曰願爾子

孫異日亦復似我欲語不能厥後俊之子孫果皆失音而死然則設幕於人是可為乎雖非愚人亦自不可

贊曰

見賢必親 入虛有人 閉室謹獨

出門如賓 處心不欺 視物則均

氓之蚩蚩 至愚而神 孰愚黔首

自愚者秦

貪婪無厭

傳曰老子曰知足者富又曰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又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墨子曰非無安居也無安心也非無足財也無足心也莊子曰鵬與籬鷄大小固不相侔椿與朝菌脩短殆不相若要之各安其安各適其道此皆聖賢格言臨財可以為法嗟乎世人衣不過被體衣千金之裘者猶以為不足不知鴉衣緼袍者固自若食不過充腸羅萬錢之食者猶以為不足不

知簞食瓢飲者固自樂室不過蔽風雨峻宇雕牆者猶以為不足蓬戶甕牖者固自安器不過適用玉杯象筋者猶以為不足不知汗尊杯飲者固自適惟其如此是以常無足心夫豈悟世間萬事轉頭即空我之此身終亦變滅所不滅者一精明耳與其於變滅與區區徒自勞苦孰若於不變滅處略作工夫耶昔波斯匿王問釋迦文佛曰我今迫於頽齡終當變滅佛言曾見恒河水石王曰其三歲時蓋嘗見之佛曰汝今六十復曾見否王曰昨又見之佛曰與汝三歲時所見其水云何王曰宛然無異佛曰汝面雖皺而汝見精性未曾皺皺者為變不皺者非變變者受滅彼不變者元無生滅王即當下有悟始知身後捨生趨生初無斷滅第三祖商那和修問優波迦多曰汝年幾耶迦多曰我年十七祖曰汝身十七耶性十七耶迦多曰師今髮白為髮白耶心白耶祖曰我但髮白非心白也迦多曰我身十七非性十七亦復如是

大抵生死之身有無循環無起處亦無盡處況此心流注中間無間見漚起滅特妄想耳人從初識至動相滅時義亦如是若使世人皆能於此有悟則一點精明長是了然一出頭來何患無福所謂財物何所歎關

贊曰

人之處世 其與幾何 朝露垂頤

秋葉辭柯 其生有涯 奚必求多

鹿臺之址 驪宮之阿 窮富極貴

化為陂陁陂音坡

呪詛求直

傳曰所謂呪詛不待形於奏牘但凡念事之際妄有呼召即呪詛也按呪詛蓋若有呪詛則九地之下東南西北四面八方山澤之內五土之上受人呪詛不正邪鬼刑禱呪誓考忝之鬼伏連傳屍之鬼五丘五墓之鬼妖精作祟禍害之鬼下官故忝土精之鬼破殺虛耗五瘟疫忝之鬼邪魅妖惟之鬼兇殃破射之鬼五方五土復注刑

尅逆殄之鬼伏匿留停不退惡逆之鬼拘絞之鬼刑殺之鬼疫毒之鬼乃至一切凶惡之鬼皆得乘間伺隙行其禍害若非上章求解得天師門下斷鬼大將軍破廟大將軍斷除呪誓大將軍為之下降分別解散未易斷除然則呪詛求直是可為乎昔張中家初以父子忿爭動輒指天罵曰及其子與其姪爭分亦復祀鬼投神互相詛害不數年間死喪殆盡所存惟不預者一房然亦衰破不及前矣又有楊長者出入一寡婦家頗似親密人或議之寡婦素悍不勝其忿乃告天祀鬼以詛其人一年寡婦與楊長兩不相去一日而死意其當時實無其事而必欲自明耶抑實有之姑以塞謗耶不然安有兩不相去一日而死者事之有無皆所不知然亦可以為戒

贊曰

周官五聽 辭色莫隱 豈以口舌

蓋其肝腎 敵國交盟 玉澤斯泯

多言數窮 不如一忍 苟聽於神

何以示信

太上感應篇卷之二十四